

命运犹如迷宫的《长日入夜行》

——试论奥尼尔的人生悖谬感

洪哲雄 董上德

作者 洪哲雄，中山大学学报副编审；广州，510275
董上德，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教授；广州，510275

关键词 奥尼尔 命运 自传体 悖谬的怪圈

摘要 《长日入夜行》是奥尼尔的自传体剧作。作品人物的命运总是与美好愿望作对，不管回首往事，还是面对现实，他们都似乎走不出命运的迷宫。文章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奥尼尔的人生悖谬感。

尤金·奥尼尔（1888~ 1953年）是一位对社会与人生均体验极深的美国剧作家，193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从小随其父颠沛流离，备尝艰辛。由于父亲是演员的关系，他熟悉戏剧中的人生，也对人生中的戏剧具有一种独特的、带有病态色彩的敏感。他极为关注人的命运，出于对自身遭遇的反思与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其笔下的诸色人等，往往悲苦多于欢乐，甚至摆脱不了厄运的困扰。不管是回首往事，还是面对现实，他们似乎都走不出命运的迷宫。奥尼尔的剧作在揭示脆弱的生命、无奈的人生的同时，也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命运总是与人的美好愿望作对？能否找到走出命运迷宫的那一条扑朔迷离的通道？在这一方面，奥尼尔以患病之躯写于 1940~ 1941年的自传体剧作《长日入夜行》，颇具代表性。本文对此剧试作探讨，以期有助于对奥尼尔思想的研究。

《长日入夜行》^①，写的是 1912年 8月某一天，蒂龙家从早晨到午夜的起居生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外松内紧、起伏变化的纠葛、抑郁沉闷的病态气氛。剧作家以其惊人的艺术才华与高超的戏剧概括能力，通过展现蒂龙家一天的生活，折射出这个家庭几十年“厄运缠身”的命运。作者在本剧题辞中自称，他是“怀着对厄运缠身的蒂龙一家四口的深深的怜悯、理解和原谅之情”，写下这个剧本的。

蒂龙是一家之主。他是一位以擅演莎翁剧中角色著称的演员，也是一个热衷于买卖地皮的投机者。他的演员生涯，注定使其一家随剧团四处奔波，居无定所，长期处于载浮载沉的

人生飘泊之中;他的地产生意,却使他在维持一家生计的同时不得不将其全部积蓄用来炒买炒卖,而常常出现的是顾此失彼的难堪处境:为了地产生意,尽量节省家中的一切开支,包括生命攸关的医药费。蒂龙集演员与投机者于一身的人生角色,为其家庭带来无穷的灾难。所谓“厄运缠身”,盖源于此。

然而,蒂龙毕竟是一个受莎剧长期熏陶的演员,他也懂得感情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可贵,他呵护妻子,关怀儿子,意欲尽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可以说,他拼命演出,热衷投机,无非想多赚些钱,使一家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事实上,他有“二十五万的产业”,但“全抵押出去了”^②。资本主义社会的投资运行机制,像个深不可测的虎口,吞噬着蒂龙一家的血汗钱。这里便存在着一个悖谬现象:蒂龙的愿望是通过投机而牟取暴利,但投机本身却使拥有一定资产的蒂龙实质上变得拮据困窘。于是,在妻子因生产第二个孩子埃德蒙而身患痛症时,他为了省钱,请了一个“对医道一窍不通”的“江湖医生”,那医生只知用吗啡为其妻止痛,致使妻子平白无故地染上毒瘾,一发不可收拾,对妻子的身心均造成巨大伤害。在事隔许多年后,当埃德蒙不幸患上肺结核时,他也为了省钱,打算将儿子送进一家“基本上一个子儿也不花”的“山城疗养院”(州办慈善机构),惹得心情极度苦闷的埃德蒙与他大吵大闹。其实,蒂龙面对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无内疚的。他对埃德蒙说:“是啊,也许你说得不错。也许我拗不过自己的脾气,见钱就爱。”不过,蒂龙也为自己辩解:“我小时候在家里吃过苦,知道一元钱来之不易。也是从那时候起,担心老了会住贫民院。打那以后,我从来不相信我真会走运,老是提心吊胆,唯恐运气会变,我得到的一切到头来都会被夺走。说来说去,地产置得越多,你心里就觉得越安全。这种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我总免不了要这样想。银行会倒闭,到时候你的钱也跟着没了。可是你却总是能感觉到自己脚下那块土地,它是丢不了的。”正像剧作家在蒂龙即将上场时所介绍的那样:“他身上有着一种迟钝粗鲁的农民气质,掺杂着一种多愁善感的忧郁”。也许是因为出身于寒微的农家,蒂龙本性纯良,较少机心,他想“脚踏实地”地做地产买卖,但每每上了那些狡猾奸诈的地产经纪人的当;而他那“迟钝粗鲁”的气质,使他迷上了地产之后又难以自拔,反而越陷越深,总想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问题是,以他的气质和品性,是无法在残酷的投机活动中获益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就蒂龙的演艺事业而言,也许同样是“迟钝粗鲁”的气质的缘故,他总想以不变应万变,本以为自己演红了一个“没花多少本钱买来的剧本”,然后“别的什么戏都不想演,只想靠着这棵摇钱树了”,但到头来事与愿违,他却“成了这出倒霉戏的奴隶,想要排点别的什么戏时,已经太晚了”,因为,岁月蹉跎,不学新戏,“以前有的天赋都糟蹋掉了”,他从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变为一个只会守成、不能创新的卖艺人。他面对一连串的失败,似乎应验着性格即命运的老话。

二

如果说,作为一家之主,蒂龙的一切行为均对其家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他的妻子玛丽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是蒂龙一家所遭遇的“厄运”的一个缩影。在《长日入夜行》一剧中,玛丽处于整个戏剧的中心位置。换言之,染上毒瘾后的玛丽对一家人的心理和生活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是所有剧中人矛盾纠葛的焦点所在。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命

运对美丽而聪明的玛丽如此薄情？

与蒂龙出身寒微不同，玛丽是在有身份的人家中长大的，在美国中西部最好的修道院受过教育，曾梦想着做修女，梦想着当一名钢琴演奏家。她从小得到富有的父亲的无微不至的呵护，她的成长可谓一帆风顺，从来不知人生的艰苦是何种滋味。然而，也许是天意弄人，爱护她的父亲偏偏结识了当时的名演员蒂龙，少不更事的玛丽偏偏对蒂龙一见钟情，而蒂龙在众多异性崇拜者中却偏偏看中了玛丽！事隔 36 年，玛丽回首其初恋情景时，万千感慨地对女仆凯瑟琳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当戏子，压根儿都没有。”^③但是，命运却出其不意地安排她当了一名戏子的太太，于是，人生的艰难与厄运接踵而至：“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还设法经常练练琴，可是根本办不到。每天换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是蹩脚旅馆，乘的是肮脏的火车，把孩子丢给别人照顾，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家。”^④于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尤金由于疏于照顾，年仅两岁便夭折了；在生第三个儿子埃德蒙时，她由于患上痛症而得不到适当治疗，被江湖医生滥用吗啡，从此染上毒瘾；而当埃德蒙已经长大成人时，她的毒瘾也与日俱深。更令她揪心的是，她以染上毒瘾作为代价而生下的埃德蒙，尽管已成长为大小伙子，但不幸患上肺结核病，时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这一切，怎不令玛丽痛苦万分？玛丽处于极度难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的确爱蒂龙，经历了 36 年的风风雨雨，她依然对蒂龙有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她又对当年的初恋极为后悔，曾自言自语道：“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傻瓜。一个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和一个舞台明星一见钟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认识他之前心里不是快活得多？那时候在修道院里经常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心里平静而欢乐。……”^⑤生活重压与宗教信仰交错在一起，使玛丽在历尽沧桑之后，在面对“圣母玛利亚”之时，百感交集，痛苦不堪，同时还因吸毒而产生无法摆脱的负罪感。清纯美丽，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玛丽，何以一直走不出命运的迷宫呢？玛丽深有感触地说：“生活给予我们的许多东西，我们既回避不掉，也解释不了。”^⑥难道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悖谬的怪圈之中吗？剧作家似乎在向我们提出严峻的问题。

三

其实，剧作家在《长日入夜行》中，正是展示着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剧中的埃德蒙，其原型便是本剧作者，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奥尼尔的思想。

埃德蒙是一个有教养、有头脑的年青人。他喜读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等人的著作，受父亲的影响，也研读过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他体弱多病，生性敏感；心地纯良，善解人意。他厌恶父亲的吝啬，讨厌兄长杰米的颓废与自私，同情母亲的遭遇，关心母亲的身体，力劝母亲戒毒，并对此怀着希望与信心。由于对父亲和兄长的处世态度深感不满，他一度离家远走，用杰米的话来说，就是：“他最近几年里搞的那些名堂，什么当水手啦，周游全球啦，还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别的……”^⑦。从埃德蒙在剧中的言行可知，他的确如杰米所言，是一个“内心倔强得很”的人，他想跳出家里的厄运的怪圈，但能真正跳出去又谈何容易。在谈及杰米的颓废时，母亲对他分析道：“我想也许是生活使他变成这个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生活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只得听天由命。这些事你还不知道就加到你头上来了，而一旦发生了，你就得一步步走下去，一误再误，到最后误了终身，自己心里想的

事却一件也实现不了。你就这样永远失去了真正的自我”^⑧这话对埃德蒙触动很大,以至于他与杰米在为母亲吸毒一事而发生争吵时,他套用母亲的想法说:“一上瘾就没法改过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生就是一场骗局!我们都是受骗的人,是生活中的失败者!”^⑨然而,尽管埃德蒙对社会与人生有悲观的看法,他与父母不一样,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信奉尼采的学说:“上帝死了;上帝是为怜悯世人而死的。”当然,他是在肯定人的生存意志的层面上接受尼采哲学的,他并没有接受尼采所谓剥削是人的本质的思想。他亲眼目睹美国社会中太多的剥削现象,对此曾表示极大的憎恶,对剥削者表示极大的蔑视:“我一向以为我们这班财阀,尤其是靠着祖上的剥削继承产业的家伙,智力上一点也不比普通人强。”^⑩他的一些言论,被其父视为“社会主义者的时髦话”。尽管埃德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凭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对父亲的投机失败及其原因,也是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他对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造成的人际隔膜感到十分痛苦和无奈,他甚至想离群索居:“我喜欢呆在雾里。没走出一半路,你就看不见这幢房子了。你简直想象不出这儿有过一幢房子,也看不出路那一头的房子。我只看得见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一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影,一切看上去、听起来都显得虚无缥缈,没有一样是本来的面目。我就喜欢这样——独自一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儿真假难辨,整个人生都被遮盖起来。……要是能够避而不看这人生的丑恶,谁不愿意?”^⑪他同样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现实社会是如此丑恶,以至于想远离现实而去;另一方面,自己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个家庭里,实在无法摆脱血缘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在这种矛盾中,埃德蒙想以个人的方式反抗命运的束缚,但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虚无、悲观的精神状态中,连他的母亲对此也觉得忍受不了,她对埃德蒙说:“什么死不死的!这都是你从书上看来的!你那些书里没有别的,尽是些悲伤啊,死亡啊!你爸不应该让你买这种书。还有,你自己写的诗更不像话!你好像不想活下去似的!……”^⑫总之,家庭的不幸、身上的疾病、社会的丑恶,使生性敏感的埃德蒙时时感受着命运的捉弄。更为难堪的是,他本想做一个不像其兄长杰米那样的人,但他到底也选择了诸如借酒浇愁等排遣苦闷的方式,杰米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仅仅是我的弟弟,你简直就是我培养造就的!”^⑬埃德蒙同样没有走出命运的迷宫。

综观《长日入夜行》全剧,奥尼尔意识到,在这部以其家史为题材的作品中,家庭的厄运与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无限膨胀的拜金欲望有极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剧作。我们在剧中可以感受到,蒂龙一家的幸福就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夺去的。然而,剧作家也有深深的困惑:为什么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如此不幸?为什么他们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当全剧即将落幕时,我们看到蒂龙一家“沉浸在忧郁的梦幻中”,尤其是女主人公玛丽仍在回忆着当年的初恋:“那一阵子我有多么快乐啊。”不难看出,剧作家对剧中主人公当初错走一步而导致“全盘皆落空”的格局,是耿耿于怀、难以自释的。而其中的人生哲理又是耐人寻味的。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奥尼尔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36 999 1001 1004 986

946 967 979 936 1024 990 1055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煌)